U
101
Y8
1639
v.24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渾瑊固守奉天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悉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群臣、渾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泚盛兵

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南城亦不可無備）東北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塡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群臣惟仰首（後世城守類如此）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時士卒凍餒（必平日能得士心故臨敵指臂自應）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力戰瑊中流矢進戰

不輟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墮城術○中）
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蒿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須臾
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
敗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
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
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
表于蠟丸韶至奉天値賊方攻城凡韶以爲賤人驅
（宜○察其實）
之使與民俱塡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
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

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昪詔以狗城四隅歡聲如雷以定衆心
懷光敗泚兵於澧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
爲懷光後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
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
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
芑山氏曰鑿地道陷雲梯此亦禦寇一法然須先
得鑿道之人厚以稟賜又豫貯蒿炬松脂等物使
綽有餘地庶不倉卒失措否則臨渴掘井無米待
炊皆敗道耳 士卒凍餒力戰其中必有素爲賊

所撫訓者。故激以忠義。一倡衆和。不至觀望內潰。瑊豈徒恃頃刻之空言。厲餒卒之鬬志哉。本朝陳仁錫云。瑊善備禦。全得忠義一激之力。非也。

李文悅守鹽州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吐蕃十五萬衆寇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芑山氏曰、行師自他道出入者、或守或攻、皆須出敵不意。凡襲侵用此取勝者尤多。

柳公綽撫回鶻沙陀

唐文宗大和四年，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回鶻北狄種名〕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爲變，甞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于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陘北沙陀〔沙陀突厥苗裔〕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陰山府名〕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

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禮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塞下舊有廢府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

（誘之使盡力）

或曰此亦以夷制夷之法。然公綽欲結執宜以恩。餽遺之足矣。何必使夫人與執宜母妻飲乎。

辛讜堅守泗州

唐懿宗咸通中、桂州戍卒作亂、推判官龐勛爲主、陷宿徐州、詔發諸道兵討之、賊復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初南詔陷安南、勅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赴援本以除賊、不謂害貽于此）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崔慎繇從子）性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請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怒、都虞候許佶軍較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

（招盜為兵稍失制御亂自此始）

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佶等作亂龐勛等刼庫兵北還所過剽掠朝廷聞之遣高品（中使）張敬思赦其皐部送歸徐龐勛等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佶等謀曰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刼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于綯曰徐卒擅歸埶必

爲亂、雖無勅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
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
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
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緰素儒怯且以無勅書、

止倖境內苟免失、此不圖遂、以賊遺君父、

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
集亡命、匿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慆杜悰弟饗
之于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己、擒優人欲斬之、
坐者驚散、慆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朝廷屢
勅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諭以勅意、道路相望、勛

至徐城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勅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于外彼必響應于內然後尊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此十二人有見遣使致其首于彥曾且爲中狀稱勛等違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剪奸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蒙恩全宥輒誅首惡以補愆尤欺罔朝廷使者

至彭城、彥曾得其情、乃囚之、勛復于途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已及符離、尚未釋甲、盖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停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恟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桂州戍卒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敝、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

庸人

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于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于今日、今擊之有三難

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鈎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

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衆士命宿州出兵符離、縣名今屬鳳陽府泗州出兵于虹邀之、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元密發彭城、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列于山下、潛遁去、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

（不先討制勛徒、欲聲罪致討、彥曾迂甚）

（又疎）

來襲、復引兵退宿于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賊攻陥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渉、比官軍至巳深矣、元裕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

陥宿

以貨財誘百姓為兵

迂緩自誤

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砲者近三百人元寄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官軍類如此）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檥舟隄下而陳于隄外伏千人于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寄（賊亦能用伏元寄愚甚）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官軍大敗寄等諸將及監陳勅使士卒砲者殆千人其餘皆降于賊無一人還徐者賊知彭城無備勛引兵北渡濉

水、踰山趣彭城、彥曾始知元密兵敗、移牒鄰道求救、此蔣方、移牒亦已晚矣、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内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下、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繇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城陷、賊囚彥曾、殺尹戡杜璋徐行儉、彥曾以嚴刻、致亂、賴有死職、一言、然城陷不即死、逾年而、見殺于勛、無一足取、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衞、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勛召温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徐草之、明旦庭皓來見曰、昨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

令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麗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爲勛草表略曰、（便有此等人爲賊、用）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此何等語、而以誣賊邪、）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事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侯、趙可立爲都

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群盜、皆倍道歸之、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賊亦知又間）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辱國長惡、近日郡縣往往如、此）口、濠州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開門出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

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李圓（賊將）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慆遣人迎勞誘之（宜用誘）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卽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不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勅書撫慰之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于毬場使人詐爲群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初辛讜（辛雲京之孫）寓居廣

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乘棹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慆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勛募人爲兵。人利于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

前此勸慆避者非寔情欲探慆去就耳

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魚臺縣名屬兗州府）近十縣、勛聞勅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勅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勅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自隨、詔許之、勛以李圓攻泗州、

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勅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縣名今爲湖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賊攻益急讜請復往求救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遛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起欲擊之公弁僅免厚本起

如此勅使何用　讜頭與慆死守者

綱目削此句

喻以禍福

抱止之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埶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予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陣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

讜兼勇智此處却專用力

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

淮陰背水陣法

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于城上布兵與讜相應賊

讜首挫賊鋒

遂敗走鼓譟逐之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

迺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于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鳳陽府盱眙縣都梁山下隋煬建都梁宮于此）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時龐勛在徐）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于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

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勛以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多方以誤官軍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引賊登樓共飲賊遂大掠泗州援絶糧盡讓言于杜慆請出求救于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屢出求救非長策然讓亦倫嘗艱險矣○○○說○不○出○泗○州○必○不○可○守○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讓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乆無聲問或傳已陷讓既

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斤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圍都梁城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遂大敗亡器械資糧車馬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于彭城勛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雖欲緩賊攻實出下策）說諭許爲奏請節鉞勛乃息兵侯命淮南稍得収散

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既而諸道兵大集于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什取七八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皥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于滕沛尤軍于豐蕭辛讜以浙西軍至楚讜先是求救于淮浙州勅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

浙西軍憚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鏁乃得過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

以厲衆心

前賊見其勢銳避之遂得入城康承訓將諸道軍七
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
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民多穴
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徐
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斷賊所過橋
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
伏兵盡發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
數千人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
陳郤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度

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賊將）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所部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勅諸軍破（此安民破賊之良策）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

先自潰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賊將戰一月數十合周引兵渡永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周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

姚周自入死地

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焦

璐温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晋守徐州、時魏愽屢圍豐縣、龎勛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愽軍皆不之知、魏愽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逃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

（賊 又○用○伏○ ○）

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發豐縣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不知所之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

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讓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說突圍敢餉）人迎糧于楊潤二州（以援泗州）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說家、廣陵至是名但止于、公館亦不入、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斗山在鳳陽府盱眙縣西南）賊將帥衆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官軍不利、賊縛木于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讓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搶揭火牛焚之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時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用聲）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

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王弘立免吳迥退（非火不然）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芑山氏曰泗州被圍凡七月辛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刺史上表言臣功非杜慆不能成讜可謂不伐矣然朝廷不聞別有以優異之至如康承訓進平徐泗既使帥河東未幾路巖韋保衡誣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又貪虜獲貶承訓爲恩州司馬賞罰失宜莫此爲甚無惑乎叛亂相繼而不復振也

春秋[illegible]資言夫直須自然耳言

幾務叢書作詩遍示[illegible]山林處處下[illegible]

以倫理之王[illegible]平[illegible]

非特揃不能成篇可[illegible]本[illegible]

聖人[illegible]凡十二又[illegible]上古[illegible]

已而見且[illegible]七八年[illegible]

惜韓退之[illegible]

華[illegible]綱與衆大取王弘立先[illegible]

楊延昭登陴固守

宋真宗咸平二年、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氷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

芑山氏曰氷城不自延昭始按曹操攻馬超于關中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氷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

從之。比明而就。又司馬楚之討蠕蠕。知賊將至。即使軍人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氷凝城固。不可攻。延昭禦契丹本此。要之此術可以應猝。不可持久。善兵者因時變易可也。

寇準戒守城壁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入寇、圍澶州、帝用寇準策、自將禦之時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前受勅、寇準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爾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

或曰。有準以執覊靮。有旦以守社稷。而真宗能兩用之。舉事如此。固宜萬全。陳堯叟王欽若諸人。謬欲爲南幸之謀。此所謂戎狄起于輦下者也。

曹瑋勒兵堅守

宋眞宗祥符九年、知秦州曹瑋敗吐蕃於伏羌砦、詔瑋在秦州、數言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欲內寇、請益兵、時帝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欲斬瑋以戒妄言者、翰林學士李廸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邪、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爲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

在吾禁中。問廸邊將誰可代璿者。廸曰。璿知唃厮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羨兵赴璿。未幾唃厮囉與宗哥城名族連結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璿。璿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自是唃厮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報至。帝謂廸曰。卿所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廸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兵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

芑山氏曰。璿不獨先事思備。尤寓忠愛之意。

种世衡城青澗

宋仁宗康定元年、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池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辭不可穿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

貿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射之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能射

芑山氏曰不教射則扞禦無具蓄積雖富固守實難世衞規畫詳密至是始見續綱目分注城遂富實以下削去教民習射凡十句非是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守卷之二終

古方略守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綱諫幸襄鄧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斡離不渡河、將圍汴京、百官多（奸官）潛遁、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

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結人心當在飭軍馬之前）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綱此舉稍失計宜擇人恐位號不可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受命之始即懷此志非時中激之使然）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蹈明皇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且中

宮已行、卿等毋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

平朝土木之變亦賴于謙郭登諸人

可留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猶請出幸

宰臣誤國

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

非兩可語度綱必先有授受故禁衛直

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

云願死守

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

徒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無不悅者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戰守之具不數日而畢

或曰自兀朮渡江諸虜皆散其不能耐久可知惟乘帝奔幸所過如掃葉而立邦昌立劉豫皆藉手中國人最後則詐遣一秦檜佯逃入相而江山盡入手矣繇此論之綱之所以力守汴京者正恐乘輿播遷人心搖動不可復收拾耳

芑山氏曰金元嘗都燕　國初洪武置北平道暨

成祖靖難北巡。始定都北平。而以金陵為南京。正統間。議者謂南京跨江南北以為甸服。南遷殊便。豈知金陵僻在東南。不足以控御西北。非勝地也。此議南遷者之失計也。所可慮者。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之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不過三百里。切近北狄。雖天子自守。沿邊諸臣。凡所為扞蔽者。可忽乎哉。

李綱諫割地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斡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孝民入見、問綱張鼓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徽宗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

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悞國事也、（此處綱宜以死爭之）不聽、遂命梲使金軍、梲至斡離不、盛兵南向坐、梲北面再拜、（喪盡廉恥）膝行而前、（辱國寔甚）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離不謂之曰、爾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祀、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

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此叛入）師教之也（金虜者）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國耻何時而雪）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緩虜）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

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 亡國之言 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 庸主此何等事而尚得徐圖乎 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 構高宗名徽宗第九子韋賢妃出 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

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此邦彥巧于全身處、）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

芑山氏曰。求大臣使金。李綱請行。當必有所以折服金人者。迺不遣綱而遣梲。北狩之禍。蘖胎於此。況邦彥等力主和議。紛紛獻幣割地。恬不知耻。金惡得不睥睨中國哉。

惡得不聯絡中國哉。

況非彥等力主之議。紛紛戰講而逆亮不知止。金

服金人者。適不過爾而遂食其言地之祖業皆棄也。

世山乃曰。求大臣使金。李寧者有富貴者所以蒲

不肯。竟王與所以專務演漢。何不正式當奏全希。

不意身自為罪者行。乃愛帝欲郢非撫愛而迎達帝

[illegible]

李彦仙守陝州

宋建炎四年、帝航海、金襲帝於海、帝走温州、金婁宿陷陝州、李彦仙（彦仙字少嚴寧州平原人）死之、初彦仙在陝、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爲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彦仙敗之、婁宿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彦仙又大敗之、婁宿僅以身免、彦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宿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人、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氣如嘗、數出與戰、旣而食盡

告急於浚。浚檄曲端（浚不知人）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宿奇其才、誘啗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此彥仙忠義所感）官居民無一人降者、皆哭李觀察不絕口、婁宿怒盡屠之、

芑山氏曰。彥仙有睢陽平原遺風。曲端因私廢公。不速往援。罪不可宥。要之浚亦不能無過。

劉子羽斷敵來路

宋高宗建炎四年、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習知地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張浚）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

集散卒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卒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熈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芑山氏曰非浚善用子羽言必以矛盾敗事

吳玠守和尚原

宋高宗紹興元年、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與金婁室戰敗績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此言似而非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威不勝惠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

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
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分虜勢）
合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嘗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
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
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
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合我勢）
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

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兀朮一困于世忠再厄于玠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或曰是時關隴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和尚原隴州方山原而已川蜀沃饒久爲金所窺非玠死守原上一戰勝金則蜀必爲金有臨安必摇此玠之功所以不可少也

芭山氏曰。戰則更戰迭休。射則分番迭射。皆以佚待勞之法。

劉子羽擊撒離喝

宋高宗紹興三年、金人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戰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繇間道自祖溪關

欲虜知援至

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鬬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何可輕、去○玠○誤○）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玠不遠援、何也）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玠）不可負劉待制（子羽）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

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繇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

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芑山氏曰玠不間道會子羽。必不能要擊金人使大創失利但非政軍門一呼。節使亦安得不負待制或曰此子羽忠義所感信然。

吳玠守仙人關

宋高宗紹興四年、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令璘列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嶺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

急治第二隘、璘冑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此術屢試輒效）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

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刼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芭山氏曰兀朮銳意南侵然卒不得逞者惟世忠

挫之于前而玠扼之于後也。南渡微幸苟安以此

魏勝固守海州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大舉入寇、金主亮渡淮慮魏勝扼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令于平江督海舟捍禦）帥舟師繇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

○合○勢○

○不○擊○賊○則○守不固

勝負○只○爭○先○後○着○

拒。之壽以单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芭山氏曰。鎔金液拒敵。此守禦之要。試輒效者。唐楊慶復守成都。蠻冦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抵城劚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復用鐵汁灌之。攻者死。乃退。繇是觀之。此法非自勝始也。

又曰或固守勿戰。或憑醓擊賊。戰守通爲一事。後

世知守城。而不知掩襲、非克敵制勝之道也。

世知守城而不知守邊非克敵制勝之道也

又曰戍國守邊以恩信撫民衆守邊之一事

孟宗政力拒完顏訛可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孟宗政等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堉城、堉與坎同陷也運茆蒿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捌戰棚防城損、穿穽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折路以剗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盎薪架火山以

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陥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强兵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雹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又敗之于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

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閒宗政繇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芑山氏曰。金人圍棗陽。至是已逾半載。雖宗政曲盡備禦諸法。度前此儲蓄有餘。足以支敵。故不至于敗。凡城守以積貯爲首務。即此可推。故孫子曰。

軍無委積則亡。

卓菴氏曰。宗政雖善守。亦賴有再與之援耳。凡守城而無外援者。自非敵退。縱多財蓄。未有不竭而至于亡者也。

孟宗政敗完顏賽不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金人入寇、孟宗政權棗陽、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日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虜計亦、狡飛鋒鏑、以綯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閒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聲○援○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

人奔潰。

芭山氏曰。非突擊出戰。必不能敗虜。非敗虜。必不能守棗陽。近日守令不知兵。賊至但閉門拒之。此所以城屢陥耳。凡守城有堵截追襲之法。或守隘或清野。或斫賊營。或絕餉道。或設伏兵。或斷歸路。皆當早爲之計。若倉卒失策。則坐待敗亡而已。

杜杲守廬州

宋理宗嘉熙元年、蒙古察罕帥兵圍廬州（時金已亡、金主守緒自經死）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城外池也）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壩必駕切音覇堰也）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煉（音鍊鑠金也）冶之、皆爲煨燼、又於城樓內立鴈翅七層備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用伏）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

使、

芭山氏曰。杜杲城守之功。一著于安豐。再著于廬州。皆以戰爲守。趙方亦然。

孟珙復襄陽

宋理宗嘉熙元年、孟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芑山氏曰。珙自爲京湖制置使。未幾復郢州荊門

軍。復樊城襄陽。禦蒙古于蜀口。又復夔州。其方略盖有大過人者。觀其始受詔時。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皆胷有成筭。宜其屢戰而屢捷也。

卓菴氏曰。能守然後成其爲取。不然。旋得復失。徒苦兵將耳。何益。唐戴可師救泗州。奪賊淮口。恃勝不備。故卒爲所敗。

余玠城釣魚

宋理宗淳祐三年、余玠爲四川制置使、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及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徙合州之策璡璞宜規畫素定）（何必此時對踞畫堊乎）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

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不掠歸已正所以重璡璞之任此玠善用人處非徙遜美不居也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苣山氏曰玠自度舍璡等無可與共事者所云先生之謀不掠歸已雖出于公忠而權術寓其中盖欲以徙城之事付托二人借此以激厲之耳

張世傑守厓山

宋帝昺祥興二年、元張弘範襲厓山、世傑力戰禦之、時弘範繇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乂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宛守計

止有一耳、安能決勝

至此亦無可奈何矣、

碇音釘

小、朝廷鎮舟石、此處、何足宛守、

人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不可進。弘範繇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火攻）。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此讀書之助）（弘範愚甚）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始終一心，惟見理明耳）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卽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方典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

（爲○宋○增○長○氣○勢○然何以得此）

苣山氏曰、事至此無可爲矣。存此以見宋君臣先是自取敗亡之失。使後世知所戒。且冀凡爲人臣者。雖國家將亡。亦當守死不屈。如秀夫世傑天祥

○所爲無偷生辱國可也○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守卷之三終